

本报记者 周翔宇

寒冷的冬天，泡个澡无疑是许多人心中舒适惬意的选择，而对老徐州人来说，氤氲着热气的澡堂更是驱散严寒、慰藉身心的“温暖港湾”。褪去厚重衣物，沉浸在温热的池水中，暖意顺着四肢缓缓蔓延，所有的寒冷与疲惫便随之消散；水汽缭绕间，人们围坐闲谈家常，欢声笑语交织回荡，勾勒出一幅最鲜活的市井生活图景。浴室，正是场景的“画板”。

打开尘封档案，阅读城市过往。

徐州市档案馆收藏有一些上世纪徐州人洗浴档案资料，那些记载不仅留存着徐州人冬日里鲜活的生活印记，更藏着这座城市最质朴的烟火温情。



曾开设在彭城路的浴德池。

过去徐州城内澡堂子真不少

徐州浴池业的源头可追溯至清道光年间，当时首次出现了商业性公共浴池，时人称之为“混塘”，亦叫“澡塘”“浴堂”。尽管设施简单，但凭借人多热闹、便民的特质，迅速成为百姓的常去之地。

到了清末，徐州的公共浴池数量已发展至7家，民国初年迎来快速扩张，泡澡也随之成为人们喜爱的休闲活动。作为交通枢纽，徐州往来旅客众多，这也为浴池业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，从不同时期的旅游指南中可清晰窥见其发展轨迹。

1923年版的《徐州旅游指南》记载，当时徐州大部分浴池盆汤、池汤兼备，其中东门街的阳春池、北门大街的沧浪池、车站的青莲池堪称其中的佼佼者，浴费分三等，前两等配有卧榻。旧道署街的怡园、南关的清雅池、毓秀池略次，卫生环境稍逊。

在1934年版《徐州旅游指南》中，徐州浴池业规模进一步扩大，有名有号的浴池多达数十家，包括统一街上的福泉池、沧浪池，中山街上的种珊池、仙泉池，王陵路上的清雅池，以及兴徐街、大同街、三民街等多条街道上的浴池等。

众多浴池中，1912年由山西人萧怀仁创办的沧浪池堪称行业标志性字号。其坐落于统一街，门面高大气派，拥有近200个客座，浴池宽阔敞亮、洁净，是当时徐州数一数二的高档澡堂，开业后便客流如潮，达官显贵等各界人士均爱在此泡澡休憩。

1938年徐州沦陷，日伪修建淮海路（当时的启明路）时，因沧浪池大部分建筑位于新路中央而被拆除。萧怀仁随后于淮海路南重建沧浪池，重建后经营依旧势头向好。

1920年左右，北门附近新开的云龙第一池颇具竞争力，不仅起用从上海招来的训练有素的年轻服务员，购置新式巨型锅炉和上海新款设备，还以头等座仅8个铜子的亲民定价吸引大量客流，给沧浪池带来冲击。萧怀仁随即带领团队赴上海、南京考察，归来后对沧浪池进行全方位升级，两个月左右便耗垮云龙第一池，稳固了行业前列地位。

除了沧浪池、云龙第一池，浴德池、清华池、新华池等也曾活跃在徐州浴池行业，后来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。



搓背解乏、萝卜脆甜、热茶暖身…… 徐州澡堂里泡出了岁月绵长

早期浴室里的浓郁烟火气

徐州早期浴池在服务设施与项目上颇具特色，多数浴池兼备盆汤、池汤两种形式，满足不同顾客需求。1934年前后的浴池已兼具南北城市浴池优点，设备幽雅，招待周到，浴池内房间大小不一，可容纳二人至八九人不等。

配套服务丰富多样是早期浴池业的显著特征。早在民国时期，理发、修面、搓背、捏脚等服务就已较为普及，部分高档浴池从业人员涵盖账房、招待员、茶房、搓背工、理发员、修脚工、茶炉工等多个岗位。休息区内，客人可会友小酌，饮食可托付茶房代购，甚至能让工作人员从附近公共菜馆选购热菜；池内还有小贩挎竹篮穿梭叫卖青萝卜、花生、瓜子、糖果、香烟等小食，烟火气十足。

价格分级明确且存在差异，是早期浴池业的另一特点。多数浴池浴费分三等，1923年部分优质浴池

前两等浴费配有卧榻，1934年普通单房浴客每位费用不超过大洋五六分。以沧浪池为代表的高档浴池定价较高，一等、二等、三等客人收费分别为三角、二角、一角，而同期云龙第一池等新兴浴池则以亲民定价吸引顾客。

从经营场景来看，早期浴池客源广泛，三教九流汇聚、人员混杂，既服务市井百姓，也接待达官显贵、官吏教师及往来旅客等群体。在经营性别服务上，大部分浴池可同时招待男女顾客，也有专门的女浴池，如新新女浴池。

季节影响明显，是早期浴池业的重要特点之一。受供暖条件和生活习惯限制，人们去澡堂的频率冬天远多于夏天。夏季家家户户多靠井水冲凉，女性在家用温水洗澡，男性和孩子则喜欢下河洗澡，省钱又方便；寒冬在家洗澡易冻伤生病，去澡堂泡温热池水成为刚需，这份暖意在当时显得格外珍贵。



上世纪90年代初的沧浪池大门。



统一南街上新新女浴池旧址。

澡堂子里的生活记忆还在继续

随着时代变迁，那些承载着徐州城市生活记忆的老字号公共浴池，大多已在岁月中悄然消逝，故黄河畔的同春池如今还在经营中。

清晨8点多，同春池里已有几位熟客如约而至，他们偏爱早起泡澡，笃信第一池水最干净。

记者走进同春池，浴室整体延续着老式公共浴池的风格，配色简约朴素，一排排拖鞋柜、衣物柜，再加上长条状的躺椅，让人倍感亲切。前台的浴费表清晰明了：单次洗浴10元/次，10次卡60元（折合6元/次），20次卡100元（折合5元/次），定价在当下堪称实惠。店内的方经理介绍，同春池上世纪上半叶便已开业。“店面经历过拆建，换过楼但没换过地址，同春池的招牌也一直沿用至今。”

步入休息大厅，墙上悬挂的服务价格表清晰醒目，搓背、捶背、按头、刮痧、采耳等传统老手艺一应俱全，价格在10元至30元之间；此外，还提供正骨服务，定价为50元每次。

“我2010年来这儿工作的，那时候单次洗澡才3块钱。”方经理回忆说，顾客以住在附近的居民为主，老年人居多，这些年下来有很多客人都成了熟人，有的客人在这儿洗了几十年，在这个澡堂子里泡了大半辈子。

今年71岁的张贵家住坝子街附近，他与同春池的缘分已延续了20多年。

“年轻时洗澡哪有现在讲究，夏天用井水冲一冲就行，冬天冷，就得来同春池洗。”他回忆说，“后来我进工厂上班，厂里有澡堂，就在厂里洗了。”

退休后，张贵又回到了同春池洗澡：“这儿热闹，每次来都能碰到熟人，说不定上午在家门口打过

照面，晚上就在澡堂里遇到了。休息时，大家聊聊天家常，越聊越亲近，有时候我请你吃个青萝卜，你请我喝个茶水……这就是老澡堂的味道，亲切。”

氤氲的热气里，藏着徐州人漫长的冬日记忆。从清末的“混塘”到徐州洗浴业翘楚沧浪池，从行业竞争中的革新迭代到战火中的坚守重建，老澡堂早已超越了洗浴本身，成为邻里社交、市井烟火的载体。

如今，同春池依旧在故黄河畔静静散发着暖意，实惠的价格、传统的手艺、熟悉的场景……承载着一代代人的生活记忆。虽然空调、暖气早已普及到千家万户，尽管新式洗浴场所层出不穷，但老澡堂那份质朴的热闹与温情，仍是许多人心中难以替代的牵挂。

一池温水，洗去的是尘埃与疲惫，沉淀的是城市的岁月与温度，更留存着一座城市最本真的烟火气，让冬日泡澡的温暖记忆，在时光里永远鲜活。



上世纪80年代毓秀街上的毓秀池。